

有一年的春天,康家的大贼船要往山东运送一批特殊物资,虽有康小勇压船,康百万还是不放心,担心儿子年轻,不会处理应急事务,好在家里妯娌和睦,兄弟齐心,没有什么后顾之忧,于是,康百万把整个家园丢给管家,自己随康小勇上了“大贼船”。这也应了那句“船不离舵,客不离货”。

黄河在河洛一带河水显得平静、温柔。到了晚上,更显得神秘、单纯。远处,有金色的鲤鱼不时地跃出水面,激起一个个银色的圆圈。船顺水而下,河水“哗哗”地拍打着堤岸……康百万躺在甲板的太师椅上,惬意地“吧嗒”着旱烟。康小勇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,随时听从父亲的指教。

自家船上的船工们在快活地哼唱:
天上下雨呵地下流,
小两口打架不用愁!
白天吃饭不用勺儿,
下黑睡觉呵一个枕头,……
船工们也是苦中作乐啊。康百万不觉咧开嘴一笑。好像比赛似的,相邻一只船的船工也在叫着号子:一条飞龙出昆仑,
摇头摆尾过三门。
吼声震裂邱山头,
惊涛骇浪把船行……
听着此起彼伏的号子,康百万迷迷糊糊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,老排(即船公)慌慌张张上了甲板:“老哥,有个不好的消息要禀报……”
康百万从鼻孔“哼”了一声,示意老排下去。

老排说刚在船上抓到一个贼,是船在岸边装货时,趁人不备潜伏到船上来的。
说这话的工夫,几名船夫已推搡着一个中年汉子过来了。
中年汉子自称是洛河岸边的人,老母亲有病,婆娘生孩子难产死了,撇下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……家里实在揭不开锅,万般无奈,才出此下策。想到这条船叫“大贼船”,肯定这条船的来历也有问题,即使被抓,船主也

● 小小说

大贼船

侯发山

不好意思说什么。
中年男子的话是有根由的。在当时有一种特殊的习俗,就是在造船的过程中,船主去偷一块木料做在自己的船上,认为这样可以大发财,没有外财不发家吗——偷来的木材是“外材”,谐音为“外财”。正是因为这样,康百万故意为自己的一条船取名“大贼船”,寓意有“外材(财)”,等等。
康小勇忍不住了,气呼呼地说,你到康家的船厂打听打听,康家那么多船,曾偷过他人一块木材?
中年汉子张口结舌,说不出话来。
康百万饶有兴趣地看着康小勇,看他怎么处理这个小偷。

康小勇越发来了劲头,说敢欺负康家,真是吃了豹子胆……要不是看在乡亲的份上,把你抛在河里喂王八也不为过……老排,把他捆绑起来,送给官府处置。
中年汉子俯身,扑通一下跪在甲板上,磕头如捣蒜。康百万用鼻孔“哼”了一声,康小勇忙闪到一边。
康百万说,我看这位汉子也是到了难处,要不然也不会做出这等之事。既然家里有如此艰难,老排,就给他一些银两,如有上行的船只,就让他搭乘回家吧。
等众人退下后,康百万给康小勇解释:如果那个老乡所言属实,他家里怎么办?把他送到官府,冤仇怕是就结下了。再者,给他一些银两,对康家来说是九牛一毛……我这样处理,也是符合祖训的。
爹,您教训的极是。康小勇服气。
当“大贼船”顺利返航后,管家知道了这件事,根据众人的描述,他知道那个中年汉子是他的邻居。管家说中年汉子骗了康百万,他的老娘身体很健康,婆娘非常勤快,田里家里一把手,一双儿女也活泼可爱……家里的日子并非他说的那样一塌糊涂。
康百万说真的?那个老乡的母亲没有病?婆娘也没有死?
管家说是,老哥。
好!好!没有比这个消息再好的了。康百万呵呵一笑,转身哼着小曲走远了。
老哥怎么一点也不生气?管家诧异不解,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


心旷神怡 刘欣耕



嵩山深处有僧家 张爱图 摄影

我国掌管姻缘的神为“月下老人”,简称“月老”。月老掌管姻缘的故事见于唐代李复言的传奇小说《续幽怪录·定婚店》:唐朝时有一个叫韦固的人,途经宋城,见有一位老人倚囊而坐,在月光下读书册。韦固问老人所看何书,老人回答说是“天下婚牍”;又问囊中何物,回答说是“赤绳”。这红绳子是用来系夫妻之足的,即使是远离千山万水的人,或者是仇人,但只要这绳子一系上了,两人总能成为夫妻。韦固问自己的婚姻前途如何,老人说其妻现为城北卖菜的瞎眼老妇之女,才三岁。韦固前去偷看,见那小女孩其丑如母,便派仆人行刺女孩,伤了她的眉。后来,韦固任刺史

● 民间俗神

月下老人

大乔

王泰的参军,王泰赏识他的才干,便把女儿嫁给了他。王女容貌艳丽,只是眉间总沾着花钿作装饰。韦固询问缘由,才知道她正是自己派仆人行刺的那个女子,后来被王泰收养的。韦固感叹姻缘难违,两人恩好甚笃。从此,人们便把月老当做掌管婚姻之神,也用来指代媒妁。
月下老人掌管姻缘,有两件象征物品,一是婚牍,一是赤绳。两件物品中,由于赤绳更形象,也更浪漫,所以被用在了后世的婚礼中。宋人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记载,当时的婚礼上有“牵红巾”的仪式,红巾就是由赤绳演化而来的,近代的传统婚礼上仍旧十分常见。此外,婚礼时也常以月老写入婚联。月老的形象不多见于图绘。历代画传中有月老画像,但悬挂、张贴则比较少见。至于对月老的崇拜,愚像虔诚的也比较少见,但不少少女们在寺庙进香发愿时,心中恐怕总是要向月老祈求早得佳偶、姻缘美满的。
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开来,渐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人们把他奉为婚姻之神,认为只要是他配定的,就必然能结成夫妻。

故乡的秋,总是那么充满深情。沼泽地里,长的都是飘絮的芦苇,走在芦苇荡上,可以看到处处是枯黄的枝叶,忧伤的水鸟已经南迁,只有不怕冷的野鸭扑闪着灰白的翅膀掠过阵阵水花。风吹过来,哗哗的苇叶互相依偎着,让人想起近代抒情大家郁达夫和他的《故都的秋》,也想起清代大诗人黄仲则的“一家都在秋风里,九月衣裳未裁剪”。

上小学五年级时,我让母亲从二舅家拿来大量的如《故事会》、《法制世界》、《牡丹江》之类的文学杂志,在秋夜的油灯下阅读,也正是从那时起,我善感的少年时代便增添了多彩的亮色。应该感谢我们的长辈,是他们让我们的灵魂有了栖息的港湾。那些书中的一部分我至今珍藏,在这样的时光重温旧事,回想许多给予我们帮助的人,他们如这秋风中坚韧的芦苇,经年历月,生生不息。有的虽然已离去,却已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。秋光中,我怀念与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。在这如画的季节里,折一束芦花送给他们,温暖大地已逝去但是并不冰冷的胸膛。风虽凉,但阳光依旧灿烂。

● 随笔

故乡的秋

刘永有

来与雨天的黄泥打交道的乡人们终于告别了泥泞与封闭。水泥路两边是人们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盖成的两三层高的小楼,装修得十分漂亮,就像电视剧《刘老根》和《乡村爱情》中的现代化农村一模一样,对秋天充满依恋的豆角、丝瓜、南瓜、牵牛秧等藤蔓在房子上环绕成绿色的梦幻。临水而居的家庭院落前,长着葱茏的青竹,碧水中倒映着修长的倩影。这个一度在我们心中深深扎根。秋光中,我怀念与他们一起走过的日子。在这如画的季节里,折一束芦花送给他们,温暖大地已逝去但是并不冰冷的胸膛。风虽凉,但阳光依旧灿烂。

故乡的秋,在天地间播撒大爱,无声却有纯而又纯的韵味。在充满凋零零气的时节,本是一片萧杀的故乡大地上,却孕育着丰盈的希望。在四面环河的小村里,主干道已经筑了水泥路,坚固的路面上到处是骑车玩耍的小孩子。历史在逝水流程中沉淀为永恒的恋曲。

秋风渐紧,黄叶飞舞,火红的太阳下山了。在炊烟飘散的地方,晚归的人们操持着家务。我的母亲,又为我在郑州的买房和发展而操心操劳奔波,又在为我的南方做工的年届而立尚未婚配的弟弟惆怅不已,又在为我的儿子如何健康成长煞费苦心。我的父亲,仍在日复一日走街串巷地做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生意,为着将有希望的明天早一点到来,他从青年到中年,从中年到老之将至,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沉重劳动。岁月早已在他的身心中心化为一种物质后的精神支撑,正是这种支撑,让我们得以完成学业,让我们得以成家养子,让我们得以在艰难的生活中从不气馁。这个青竹般的家族,为着明天即使淡淡的幸福,在不同地方顽强地生存着、追求着、深爱着。因为有爱,他们根深叶茂,永不枯败。我赞美所有在困难中前行的力量,就像秋天里一段明净高远的河水,流淌在天地之中,心灵之上。

新书架 《18岁以后读点经济学》

章艳芬

经济学?! 别害怕,这本书并非学术大部头,它只是一些经济常识加上生活小智慧。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著作中充斥着艰涩的数学公式,本书中一个个妙趣横生的生活事例,将经济学化繁为精妙。如果你阅读了这本书,就会发现,其实经济学正生动地编织着生活的方方面面,而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一一破解。本书作者主张,每个人都应该读点经济学,不懂经济学的人生,将是艰辛的人生。

曹殿现彰德, 航冀争阿满。 续冀争阿满, 继冀争阿满。 果真若如此, 窗友岂能安。 杜甫千一坛。

诗二首

侯瑜

又到新茶飘香清明时节,漫步信阳大别山茶园,品尝一杯嫩绿柔软、香气宜人的“明前茶”,自是不亦乐乎。同行者中有位诗人,见茶山上村姑们正在采摘嫩叶,不由触景生情,脱口吟出唐代著名诗僧齐己的一首《谢中上人寄茶》:“春山谷雨前,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盏,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,试煮落花泉。地远劳相寄,无来又隔年。”话音未落,赢得满堂喝彩,笔者的心绪再度融入茶水浸润的古诗之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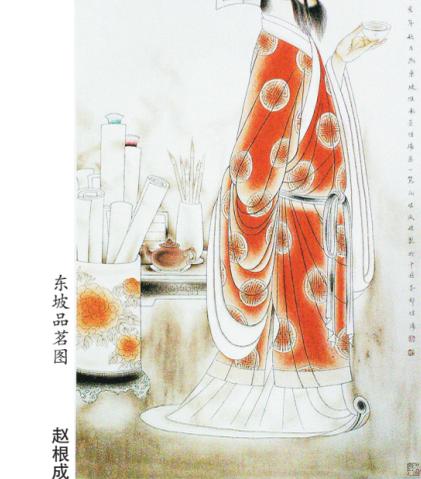
回顾唐诗三百首,茶的情景随处可见,诗人几乎个个都是“茶博士”呢。诗仙李白有“茗生此中石,玉泉流不歇”的佳句,诗圣杜甫有“落日平台上,春风啜茗时”的妙句,诗魔白居易咏茶诗最多,有七十余首哩,最受推崇者应是《茶山境会亭欢宴》一诗,写绝了文人们在清明时节风际会品茶斗胜的景象:“遥闻境会茶山夜,珠翠歌钟俱绕身。盘下中分两州界,灯前各作一家春。青娥递舞应争妙,紫笋齐尝各斗新。”

卢仝是“韩孟诗派”首领,此人诗风浪漫且好茶成癖,他有一首《七碗茶歌》十分有名:“一碗喉吻润。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章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。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卢仝将茶的功效、饮茶的神益以及自己对茶饮的情感写到极致,非与茶有不解之缘者委实难解其中之妙!这《七碗茶歌》后来在日本广为流传,并行生为“喉吻润、破孤闷、搜枯肠、发轻汗、肌骨清、通仙灵、清风生”的日本茶道。

被誉为“茶圣”的唐代人陆羽,以一部《茶经》当仁不让地成为茶界权威,也使茶叶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。陆羽在其《六羡歌》里咏道:“不羨黄金叠,不羨白玉杯,不羨朝入省,不羨暮登台,千羨万羨西江水,日自武陵城下来。”这《六羡歌》映照出陆羽不慕富贵名利的恬淡志趣与爱国爱乡的高风亮节,他念念不忘的是用故乡的西江水冲泡出来的茶啊!

宋代文豪的咏茶诗词也不计其数,苏东坡的《汲江煎》,就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煎茶的全过程:“活水还须活火烹,自临钓石汲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,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处脚,松风忽作泻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碗,卧听山城长短更。”没有深邃的茶道,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佳作的。其他如蔡襄的“鲜明香色凝云液,清彻神情露露华”、朱熹的“采薪鬻绝品,沦茗浇穷愁”、丁谓的“烦襟时一吸,宁羡酒如澆”、梅尧臣的“夜枕不得寐,月树闻啼鸡”、余靖的“一枪试焙春尤早,三盏搜肠向更佳”等等,无不将饮茶之乐写得入木三分。新春佳节,我们边品茶边重温这些优美诗句,不唯品出中国悠久茶文化里的人文芳香与精神诉求了。

解其中之妙!这《七碗茶歌》后来在日本广为流传,并行生为“喉吻润、破孤闷、搜枯肠、发轻汗、肌骨清、通仙灵、清风生”的日本茶道。



东坡品茗图 赵根成

渔网在路前方四五百米外,那一边有几棵树,树下黑乎乎停着两团东西,是两部轿车,两车都被渔网紧紧罩住,动弹不得。前埔这里有大片水塘,淡水养殖是一大产业,这里不缺渔网。这间渔夫扔出几张新网,居然捕住了他们的区委书记。
丁秀明给蔡波的电话就是在渔网里打的。她在轿车里出不来。渔网既妨碍开车,也妨碍开门,这些村民撒网捕鱼,除了不让它动,也是有意不让人上下来。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平东紧急赶赴现场,调动警力解围。王平东一边赶往现场,一边电话报告市公安局,市局立刻转报市政法委。叶家福正在政法委员会会议室主持一个碰头会,一听情况把会先停了,立刻上车直奔前埔。他给王平东挂了电话,下令做好一切应急准备,但是不许仓促行事,等他到了后再说。

事后证明,亏得叶家福及时控制情况,如果稍晚一步,让王平东那些警察冲进去抢人,事情可能会闹得不可收拾。那一天村民们是有备而来,他们除了准备渔网,准备了近千只,还准备了一批危险化学品:事情一闹开,公路边啦啦啦啦一下子摆出几十个液化气钢瓶,高高低低排成一片,巍巍然犹如竖起一片燃烧弹,景象骇人。
闹事者说,如果警察冲过来强行动手,他们就放气,点火。

因此叶家福严令不动。他给丁秀明挂电话,让她稳住,不急,现场他来掌握。但是叶家福只能控制现场冲突,村民提出的相关具体问题还得由区里官员解决,丁秀明在渔网里动弹不得,只能打电话发号施令,让区、镇各相关领导想办法进村做工作,尽快平息事态。
叶家福知道这里的事蔡波比丁秀明有办法。这种时候,与其勿促行事,不如等一个合适的人到来。叶家福让区、镇干部设法与村民沟通,百般劝导,在没有取得进展情况下,始终引而不发,直到蔡波到达。
“现在看蔡区长的事。”他对蔡波说。

他们一起爬上旧粮库天台去看渔网,丁秀明一行已经在那里困了一个上午。
“不能再拖下去。”叶家福告诉蔡波,“你得赶紧把她弄出来。”
蔡波点头,说情况都清楚了,他来办。
“去找两副担架,他吩咐手下干部,“马上抬过来。”
这一天前埔闹事,起因在于正在

着手建设的本市绕城高速公路,该路经过前埔,需要拆迁沿线一批民居,赔偿标准未能令村民满意,双方产生矛盾。当天大闹的直接原因是区里组织了一次强制执行行动,要强行拆除路边的几幢违章建筑,执行中出了意外。动手之初也还顺利,两部大“钩机”也就是挖掘机一起往前拱,一左一右,三下五除二,眨眼间推倒一座两层机砖房,然后两部机车调转,往一旁另一座三层楼房开,准备继续作业,一旁忽然有人喊叫,说别动,上边有人。
房顶上有个老年男子,手中抓着一支烟,蹲在房顶平台一动不动。
道林区常务副区长廖斌用一支手提扩音器喊话,让楼顶上老年男子下来,不要妨碍执法。老汉装聋作哑,充耳不闻。廖斌无奈,围观者呼喊啦啦聚拢过来,人群中开始有人哄哄,拖延下去情况可能生变,廖斌着急,下令:“冲。”于是警报突然拉响,挖掘机轰隆隆直冲上去。

廖斌这是按照当年孙子兵法之教导实施恐吓,试图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,挖掘机只能逼近,不能真干。
房顶上的老汉不属最硬的那种,他给吓住了。他站起来往后退,房顶也不平坦,老汉在上边绊了一下,居然从顶上滚下来,从三楼顶层角处摔落地上。
场面顿时失控。

廖斌一看不妙,下令拆除队后撤,先救人。但是那些车已经走不开了,被聚拥而上的村民团团围住,警察都控制不了。廖斌当机立断,让警察护送人员先撤出来。于是大家丢盔弃甲而逃。一个挖掘机司机动作稍慢,被一截破砖砸中后脑,当即扑倒在地。
十几分钟后丁秀明赶到了现场,随后的有区委办主任。两辆轿车从村口驶入,穿过围观人群,试图前往出事地点,但是半道上突然遭遇渔网,女书记被困在渔网中。
情况很严峻。老汉从三楼坠地,不算太高,不巧掉到一辆手推车上,脑袋被推车把手猛碰了一下,顿时红白俱出,不幸当场死亡。村民因此迁怒挖掘机司机,他被打倒在地,事后村民把一死一伤两个人丢在工地上,禁止他人搬入。蔡波到达之前,区医院的救护车已经赶到,但是进不了村,医生获准进入现场查看,证实老汉已经死亡,同时为伤员做了简单处理。此人伤得不轻,但是一时还死不了。一些年轻村民情绪冲动,把死者作为人质,禁止救护车拉走,要求政府拿出个说法。

什么变化,陈西梨松了口气,说:“昨晚做了个噩梦。”陆洋问什么梦,陈西梨很详细地说了,陆洋没吭声,陈西梨问:“没什么事吧?”
陆洋说:“你就是天天胡思乱想,没什么事。”
那天是星期二,结果,星期三的晚上,陈西梨又做了个梦,梦见床对面的墙壁忽然变成了一个投影屏幕,陆洋在上面,模模糊糊的,不知道在干什么。
天亮后,陈西梨又给陆洋打电话,陆洋又是半天没吭声,陈西梨说:“我心口跳得厉害,出什么事了吧?”
陆洋这才承认:“我撞了个人,没关系,已经送医院了。”
陈西梨头晕目眩,觉得床都在动,声音里带了哭腔:“怎么办啊!”
陆洋说:“我本来不想告诉你,就是怕你担心,没事,人送到了医院,我这边有些黑道上的朋友,派了人在医院护理,病人家属目前不敢对我有什么攻击性行为,咱是守法公民,该走什么程序就走什么程序,该赔钱赔钱。这是老爷们的事儿,女人就不用管了,常年出外的人,有几个不出车祸的。再说了,还有保险公司呢。”
陈西梨躺在床上,半天都没爬起来,好不容易醒过来,看看手机,九点了,早就迟到了,头疼得要命,干脆打电话给科长请了个假。
可是,一个人在家里转圈,更不是个事,就出门去找陈西梨,在花店坐着,一个劲打哆嗦。陈西梨安慰她:“别弄得这么经不起风浪,你知道咱国家一年要发生多少起车祸吗,平均两分钟就一起!”
陈西梨还是打哆嗦,陈西梨就给陆洋打了个电话,问了问,放下电话告诉陈西梨:“没事儿,医院那边刚有了新消息,病人醒了,专家会诊了,明天就给做个开颅手术,淤血都清理出来,就没事了,啊。”
连惊带吓的,陈西梨居然病了,高烧,不愿意去医院,扛了一天,扛不了啦,让陈西梨强行送去了医院,当时就在那里输上了液,陈西梨要陪护,就给电话给王开明:“晚上去接王子啊,在你那留宿。”
王开明问:“陈西梨呢?病了?”
陈西梨说:“发烧,吓得。”
当时王开明在李华诊所里,挂了电话后,李华问:“怎么回事啊?”
王开明说:“我也不清楚,还是赶紧去接王子吧。”拿起车钥匙就走了。

连载

王开明本来两片嘴巴又说又吃的,正过瘾着,忽然听到这么一句,猝不及防,想不起来怎么应对了,一嘴的面包和黄油停在那里,差点噎得打嗝。
倒是李华镇定自若,跟着说:“可不是嘛,昨天没吃饱,王开明一听,半夜又拉着我去吃补了一顿。”
王开明嘴里的面包和黄油咽下去了,在桌子底下拿脚踩了李华一下,以示警告,嘴上一点不耽误:“这不,今天又来了。我昨天就跟李华说,明天我带你去吃,我就不信了,怎么能吃不饱呢?多吃点啊!”又转向李华:“李华,今天吃饱了没?”
王开明这段话委实有点过了,意思是说,吃饱吃不饱得跟谁过不去,跟你姓林的一起来吃不饱,跟我王开明一起来,就没有吃不饱这一说,怎么的,气死你。
林方知本来是想刺激刺激王开明,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,嘴皮子又没有王开明油,只好败下阵去,不再挑衅了。李华看火候差不多了,在桌子底下碰碰王开明,意思是该走了,把发言权让给王开明,满足他的大男人面子。
王开明当然觉得很受用,拿餐巾纸抹抹嘴,说:“林医生,那咱后会有期,我跟李华结婚的时候,还要你来捧场啊,到时候一定会给你送请帖的。”
最后这句话,李华算准了王开明是一定会说的,这人不抗激,尤其不抗力的激,李华策划这场“偶遇”,整个过程的最后目的,就是要的最后这一句结婚宣言,而且是对外的,对的又是一个让李华时不时感到一点点心酸,综合大盘考虑又必须狠心斩断的一个特殊的外人。
11
陆洋有好些日子没回来了,结婚以前,陈西梨不知道原来陆洋的生意需要大半年靠在外面做。陆洋做的是钢材生意,这种生意是按吨赚钱的,一笔几百上千吨,赚就赚个大的,赔也赔个大的。
有天晚上陈西梨做了个梦,陆洋忽然就满脸是血,倒在陈西梨怀里,很痛苦,脸都扭曲了。
醒了以后,陈西梨心口一个劲怦怦地跳,在床上翻来翻去的,熬到天亮,给陆洋打了个电话过去。陈西梨很少主动给陆洋打电话,他整天开着车,陈西梨怕他接电话声音,通常都是隔两三天,陆洋给陈西梨打个电话。
陆洋接了电话,语气跟平时比没

什么变化,陈西梨松了口气,说:“昨晚做了个噩梦。”陆洋问什么梦,陈西梨很详细地说了,陆洋没吭声,陈西梨问:“没什么事吧?”
陆洋说:“你就是天天胡思乱想,没什么事。”
那天是星期二,结果,星期三的晚上,陈西梨又做了个梦,梦见床对面的墙壁忽然变成了一个投影屏幕,陆洋在上面,模模糊糊的,不知道在干什么。
天亮后,陈西梨又给陆洋打电话,陆洋又是半天没吭声,陈西梨说:“我心口跳得厉害,出什么事了吧?”
陆洋这才承认:“我撞了个人,没关系,已经送医院了。”
陈西梨头晕目眩,觉得床都在动,声音里带了哭腔:“怎么办啊!”
陆洋说:“我本来不想告诉你,就是怕你担心,没事,人送到了医院,我这边有些黑道上的朋友,派了人在医院护理,病人家属目前不敢对我有什么攻击性行为,咱是守法公民,该走什么程序就走什么程序,该赔钱赔钱。这是老爷们的事儿,女人就不用管了,常年出外的人,有几个不出车祸的。再说了,还有保险公司呢。”
陈西梨躺在床上,半天都没爬起来,好不容易醒过来,看看手机,九点了,早就迟到了,头疼得要命,干脆打电话给科长请了个假。
可是,一个人在家里转圈,更不是个事,就出门去找陈西梨,在花店坐着,一个劲打哆嗦。陈西梨安慰她:“别弄得这么经不起风浪,你知道咱国家一年要发生多少起车祸吗,平均两分钟就一起!”
陈西梨还是打哆嗦,陈西梨就给陆洋打了个电话,问了问,放下电话告诉陈西梨:“没事儿,医院那边刚有了新消息,病人醒了,专家会诊了,明天就给做个开颅手术,淤血都清理出来,就没事了,啊。”
连惊带吓的,陈西梨居然病了,高烧,不愿意去医院,扛了一天,扛不了啦,让陈西梨强行送去了医院,当时就在那里输上了液,陈西梨要陪护,就给电话给王开明:“晚上去接王子啊,在你那留宿。”
王开明问:“陈西梨呢?病了?”
陈西梨说:“发烧,吓得。”
当时王开明在李华诊所里,挂了电话后,李华问:“怎么回事啊?”
王开明说:“我也不清楚,还是赶紧去接王子吧。”拿起车钥匙就走了。

婚姻